

## 第四卷

## 裴航

唐長慶中，有裴航秀才，因下第，游於鄂渚，謁故舊友人崔相國。值相國贈錢二十萬，遂挈歸於京。因傭巨舟，載於襄漢。同載有樊夫人，乃國色也。言詞間接，帷帳比鄰，航雖親切，無計導達而睹面焉。因賂侍婢裊煙，求達詩一章，曰：

向為胡越猶懷想，況遇天仙隔錦屏。

倘若玉京朝會去，願隨鸞鶴入青冥。

詩往，久而無答。航數詰裊煙，煙曰：「娘子見詩若不聞，如何！」航無計，因在道求名醞、珍果而獻之。夫人乃使裊煙召航相識。及褰帷，因玉瑩光寒，花明景麗，雲低髮鬢，月淡修眉，舉止乃煙霞外人，肯與塵俗為偶。航再拜揖，愕胎久之。夫人曰：「妾有夫在漢南，將欲棄官，而幽棲岩谷，召某一訣耳。深哀草擾，慮不及期，豈更有情留盼他人耶？但喜與郎君同舟共濟，無以諧謔為意爾。」航曰：「不敢。」飲訖而歸。操比冰霜，不可於冒。夫人後使裊煙持詩一章，曰：

一飲瓊漿百感生，玄霜搗盡見雲英。

藍橋便是神仙窟，何必崎嶇上玉京。

航覽之，空愧佩而已。然亦不能洞達詩之旨趣。後更不復見，但使裊煙達寒暄而已。遂抵襄漢，與使婢摯妝奮不告辭而去。人不能知其所造。航遍求訪之，滅跡匿形，竟無蹤兆，遂飾裝歸。輦下經藍橋驛側近，因渴甚，遂下道求漿而飲。見茅屋三數間，低而復隘，有老嫗績苧麻。航揖之求漿，嫗咄曰：「雲英擎一杯漿來，郎君要飲。」航訝之，憶樊夫人詩有「雲英」之句，深不自會。俄於葦箔之下，出雙玉手捧瓷匝，航接飲之，真玉液也。但覺異香氤氳，透於戶外。因還甌，遽揭箔，睹一女子，露瓊英，春融雪彩，臉欺膩玉，鬢惹濃雲，嬌羞而掩面蔽身，雖紅蘭之隱幽谷，不足比其芳麗也。航驚但軟足，縮不能去。因白嫗曰：「某僕馬甚饑，願憩於此，當厚答謝，幸無見阻。」嫗曰：「任郎君自便耳。」遂飯僕馱馬。良久，謂嫗曰：「向睹小娘子豔麗驚人，姿容擢世，所以躊躇而不能適，願納厚禮而娶之，可乎？」嫗曰：「渠已許嫁一人，但時未就耳。我今老病，只有此女孫，昨有神仙與靈藥一刀圭，但須玉杵白搗之百日，方可就吞，當得後天而老。若約娶此女者，得玉杵白，吾當與之也。其餘金帛，吾元用處耳。」航拜謝曰：「願以百日為期，必攜杵白而至，更無許他人。」嫗曰：「然。」航恨恨而去。

及至京國，殊不以舉事為意，但於坊曲鬧市喧衢，高聲訪其玉杵白，曾無影響。或遇朋友，若不相識，眾言為狂人。數月餘日，忽遇一貨玉老翁，曰：「近得虢州藥鋪卞老書云，有玉杵白貨之。郎君懇求如此，吾當為書導達。」航愧荷珍重，果獲杵白。卞老曰：「非二百緡不可得。」航乃瀉囊，兼貨僕馬，方及其值。遂步驟獨挈而抵藍橋。昔日嫗大笑曰：「有如是信士乎？吾豈愛惜女子，而不酬其勞哉？」女亦微笑曰：「雖然，更為吾搗藥百日，方議姻好。」嫗於襟帶間解藥，航即搗之，晝為而夜息。夜則嫗收藥日於內室，航又聞搗藥聲，因窺之，有玉兔持杵白，而雪光輝室，可鑒毫芒。於是航之意愈堅。如此日足，嫗持而吞之，曰：「吾當人洞而告姻戚，為裴郎具幃帳。」遂挈女人山。謂航曰：「但少留此。」逡巡，車馬僕隸，迎航而往。則見一大第連雲，珠扉晃日，內有帳幄屏帷，珠翠珍玩，莫不臻至，愈如貴戚家焉。仙童侍女引航人帳，就禮訖，航拜嫗，悲泣感荷。嫗曰：「裴郎自是清冷裴真人子孫，業當出世，不足深愧老嫗也。」及引見諸賓，多神仙中人也。後有仙女，鬢髻霓衣，云是妻之姊耳。航拜訖，女曰：「裴郎不相識耶？」航曰：「昔非姻好，不省拜侍。」女曰：「不憶鄂渚同舟而抵襄漢乎？」航深驚但，懇悃陳謝。後問左右，曰：「是小娘子之姊雲翹夫人，劉綱仙君之妻也。已是高真，為玉皇之女吏。」嫗遂遣航將妻，入玉峰洞中，瓊樓珠室而居之，餌以蜂雪瓊英之丹。體性清虛，毛髮紺綠，神化自在，超為上仙。

至太和中，友人盧顥遇之於藍橋驛之西，因說得道之事。遂贈藍田美玉十斤，紫府雲丹一粒。敘話永日，使達書於親愛。盧顥稽顙曰：「兄既得道，如何乞一言而教授。」航曰：「老子曰『虛其心，實其腹。』今之人心愈實，何由有得道之理。」盧子懵然。而語之曰：「心多妄想，腹漏精液，即虛實可知矣。凡人自有不死之術，還丹之方，但子未便可教，異日言之。」盧子知不可請，但終宴而去。後，世人莫有遇者。

## 少室仙姝傳

寶歷中，有封陟孝廉者，居於少室。貌態潔朗，性頗貞端，志在墳典。僻於林藪，探義而星歸。腐草閱經，而月墜幽窗。孜孜，俾夜作書。無非搜索隱奧，未嘗縱日時也。書堂之畔，景像可窺。泉石清寒，桂蘭幽淡。戲猿每竊其庭果，唳鶴頻棲於澗松。虛籟時吟，纖埃畫闋。煙鎖笥重之翠節，露滋蹂躪之紅葩。薛蔓衣牆，苔茸毯砌。

時，夜將午。忽飄酷烈，漸布於庭際。俄有輜拏自空而降，畫輪軋軋，直湊楹檻。睹一仙姝，侍從華麗。玉佩敲磬，羅裙曳云。體欺浩雪之容光，臉奪芙蓉之濯豔。正容斂衽而揖陟曰：「某籍本上仙，謫居下界，或遊人間五嶽，或止海面三峰。月到瑤階愁，莫聽其鳳管；蟲吟粉壁恨，不寐於鴛衾。燕浪語而徘徊，鸞虛歌而縹緲。寶瑟休泛，虬獻懶斟。紅杏豔枝，激含顰於綺殿；碧桃芳藻，引凝睇於瓊樓。既厭曉妝，漸融春思。伏見郎君，神儀瀟灑，襟量端朗，學聚流螢，文含隱豹。所以慕其貞樸，愛此孤標。特謁光容。願持箕帚。又不知郎君雅旨何如？」隴攝衣朗燭，正色而坐。言曰：「某家本貞廉，性惟孤介。貪古人之糟粕，究前聖之指歸。編柳苦辛，燃糠幽暗，布被糲食，燒蒿茹藜。但自困窮，終不斯濫。必不敢當神仙降顧。斷意如此，幸早回車。」姝曰：「某乍造門牆，未申懇迫，輒有詩一章奉留。復七日更來。」詩曰：

謫居蓬島別瑤池，春媚煙花有所思。

為愛君心能潔白，願操箕帚奉庭幃。

陟覽之，若不聞。雲既去，窗戶遺芳。然陟心中不可轉也。

後七日夜，姝又至，騎從如前。時麗容潔服，豔媚巧言，又白陟曰：「某以業緣遠索，魔障起，蓬山瀛島，繡帳錦宮，恨起紅茵，愁生翠被。難窺舞蝶於芳草，每妒流螢於綺叢。靡不雙飛，俱能對峙，自矜孤寢，轉憎深閨。紅雲銀鏡，白鳳御衣，青鳥雙

圃，空杼思於殘花。所以激切前時，布露丹懇，幸垂採納，無阻積誠。又不知郎君意竟何如？」陟又正色而言曰：「某身居山藪，志已顯蒙，不識鉛華，豈知女色，幸垂速去，無相見尤。」姝曰：「顧不貯其深疑，幸望容其陋質，輒更有詩一章，後七日復來。」詩曰：

弄玉有夫皆得道，劉綱兼室盡登仙。  
君能仔細窺朝露，須逐雲車拜洞天。  
陟覽之，又不過意。

後七日夜，姝又至，柔容冶態，靚衣明眸。又言曰：「逝波難駐，白日易頹。花木不停，薤露非久。輕漚泛水，只得逡巡。微燭當風，莫過瞬息。虛爭意氣，能得幾時？恃賴韶顏，須臾槁木。所以，君誇容鬢，尚未凋零，固止綺羅，貧窮典籍。及其衰老，何以維持。我有還丹，頗能駐命，許其依托，必寫襟懷。能遣君壽例三松，瞳芳兩目，仙山靈府，任意遨遊。莫種槿花，使朝晨而騁豔；休敲石火，尚昏墨而流光。」陟乃怒目而言曰：「我居幽齋，不欺暗室，下惠為師，叔子為證。是何妖精，苦用凌逼，心如鐵石，元更多言。倘若遲回，必當窘辱。」侍衛諫曰：「小娘子回車。此木偶人，不足與語。況窮薄當為下鬼，豈神仙配偶耶！」姝長吁曰：「我所以懇者，為是青牛道士之苗裔。況此時一失，又須曠居六百年。不是細事。放戲，此子大是忍人。」又留詩曰：

蕭郎不顧鳳樓人，雲澀回車淚臉新，  
愁想蓬瀛歸去路，難窺舊苑碧桃春。  
輜出戶，珠翠響空，泠泠聆簫笙，杳杳雲路。然陟意不易。

後三年，涉染疾而終。為太山所追，束以巨鎖。使者驅之，欲至幽府。忽遇神仙騎從，清道甚嚴，使者躬身於路左。曰：「上元夫人游太山耳。」俄有仙騎召使者，與囚俱來。陟至彼仰窺，乃昔日求偶仙姝也。但左右彈指悲嗟。仙姝遂索追狀曰：「不能於此人無情。」遂索大筆判曰：「封陟性雖執迷，操性堅潔，實由樸慧，難責風情。宜更延一紀。」左右令陟跪謝。使者遂解去鐵鎖，曰：「仙官已釋，則幽府無敢追攝。」使者卻引歸。良久蘇息。後追悔昔日之事，慟哭自咎而已。

### 嵩岳嫁女記

三禮田者，甚有文道，熟讀群書。與其友鄧韶，博學相類，皆以人味不能彰其明。家於洛陽，元和癸巳歲，仲秋望夕，攜觴晚出建春門，期望月於韶別墅。行二三里，遇韶亦攜觴自東來，駐馬道周，未決所適。有二書生乘驄，復出建春門。揖謬、韶曰：「二君子挈，得非求今夕望月之地乎？某敝莊，水竹台榭，名聞洛下，東南去此二三里。倘能迂轡，冀展傾蓋之分耳。」韶甚愜所望，乃從而往。問其姓氏，多他語對。行數里，桂輪已升。至一車門，始人，甚荒涼。又行數百步，有異香迎前而來，則豁然真境矣。飛泉交流，松桂夾道，奇花異草，照燭如晝；好鳥騰翥，風和月瑩。韶請疾馬飛觴。書生曰：「足下中，厥味何如？」韶曰：「乾和五，雖上清醒酬，計不加此味也。」書生曰：「某有瑞露之酒，釀於百花之中，不知與足下五孰愈耳。」謂小童曰：「折燭夜一花，傾與二君子嘗。」其花四出而深紅，圓如小瓶，徑三寸餘，綠葉，形類杯，觸之有餘韻。小童折花至，傾於竹葉中，凡飛數巡，其味甘香，不可比狀。飲訖，又東南行數里，至一門。書生揖二客下馬，仍以燭夜花中之餘，賚諸從者。飲一杯，皆大醉，各止於戶外。乃引客人，則有鸞鶴數十，騰舞來迎，步而前，花轉繁，酒味尤美，其百花皆芳香壓枝於路旁。凡歷池館台榭，率皆陳設盤筵，若有所待，但不留韶坐。韶飲多，行又甚倦，請暫憩盤筵。書生曰：「坐有何難，但不利於君耳。」韶詰其由。曰：「今夕，中天群仙會於茲，岳籍君神魄不離腥，請以知禮導升降，此皆諸仙位坐，不宜塵觸耳。」言訖，見直北花燭互天，蕭韶沸空。駐雲母雙車於金堤之上，設水精方盤於瑤幄之內。群仙方奏霓裳羽衣曲，書生前進請命，再拜夫人。夫人摹帷笑曰：「下城之人而能知禮，然服食之氣然猶射人，不可近它。貴婿可各賜薰醴酒一杯。」韶飲訖，覺肌膚溫潤，稍異常人，噓吸皆異香氣。夫人問左右：「誰人召來？」曰：「衛符卿、李八百。」夫人曰：「便令此二童接待。」於是二童引韶於群仙之後。縱目，問曰：「相者誰？」曰：「劉綱。」「侍者誰？」曰：「茅盈東鄰女。」「彈箏擊筑者誰？」曰：「麻姑、謝自然。」「幄中坐者誰？」曰：「西王母。」

俄有一人，駕鶴而來。王母曰：「久望。」有玉女問曰：「禮生來未？」於是，引韶進，立於碧玉堂下左。劉君笑曰：「適緣蓮花峰士奏章，事須決遣。尚多未來客，何言久望乎？」王母曰：「奏章事者，有何所為？」曰：「浮梁縣令宋延年，以其人因賄賂履官途，以苛虐為官政，生情於案牘，忠恕之道蔑聞，惟雜於貨財，巧偽之計更作，自貽覆，以促餘齡，但以蓮華峰叟受托於人。奏章甚懇，特緩死限，量延五年。」問：「劉君誰？」曰：「漢朝天子。」續有一人，駕黃龍，戴黃旗，導以笙歌，從以嬪嬙，及瑤幄而下。王母復問曰：「李君來何遲？」曰：「為敕龍神設水旱之計，作彌淮蔡，以殲妖逆。」漢主曰：「奈百姓何？」曰：「上帝亦有此問，予一表斷其惑矣。」曰：「可得聞乎？」曰：「不能悉記，略舉大綱耳。表云：『某孫某，克丕業，德洽兆庶，臨履深薄，匪敢怠荒。不勞師車，平中夏、西蜀之孽；不費天府，掃東吳、上黨之妖。九在已見其廓清，一方尚屯其氣。伏以魍魎肆毒痛於淮蔡，豺狼尚惜其口喙，螻蟻猶固其封疆。若遣時豐人安，是稔群丑；但使年饑厲作，必搖人心。如此倒戈而攻，可以席捲。禍三州之逆黨，所損至微；安六合之疾田亡，其利則厚。伏請神龍施水，厲鬼行災。由此天誅，以資戰力。』」漢主曰：「表至嘉，第既允許，可以前賀誅鋤矣。」書生謂韶：「此開元、天寶太平之主也。」未頃，聞蕭韶自空而下，執繹節者前唱言：「穆天子來。」奏樂，群仙皆起。王母避位，拜迎二主，降階人幄，環坐而飲。王母曰：「何不拉取老軒轅來？」曰：「他今夕主張月宮之宴，非不勤請耳。」王母又曰：「瑤池一別後，陵谷幾遷移。向來觀洛陽東城，已丘墟矣。定鼎門西路，忽焉復新。市朝雲改，名利如舊，可以悲歎耳。」穆王把酒，請王母歌。以珊瑚鉤擊盤而歌曰：勸君酒，為君悲且吟。自從頻見市朝改，無復瑤池宴樂心。

王母持杯，穆天子歌曰：

奉君酒，休歎市朝非。早知無復瑤池興，悔駕驂騑草草歸。

歌竟，與王母話瑤池舊事，乃重歌一章云：

八馬回乘 漫風，猶思往事憩昭宮，  
宴移玄圃情方洽，樂奏鈞天曲未終。  
斜漢露凝殘月冷，流霞杯泛曙光紅。  
崑崙回首不知處，疑是酒酣魂夢中。

王母酬穆天子歌曰：

一曲笙歌瑤水濱，曾留逸足駐征輪，  
人間甲子周千歲，靈境杯筋初一巡。  
玉兔銀河終不夜，奇花好樹鎮長春。  
悄知穆滿饒詞句，歌向俗流疑誤人。

酒至漢武帝，王母又歌曰：

珠露金風下界秋，漢家陵樹冷修修。  
當時不得仙桃力，尋作浮塵飄壠頭。

漢主上王母酒，歌以送之曰：

五十餘年四海清，自親丹灶得長生。  
若言盡是仙桃力，看取神仙簿上名。

帝把酒曰：「吾聞丁令威能歌。」命左右召來。令威至，帝又遣子晉吹笙以和，歌曰：

月照驪山露泣花，似悲先帝早升遐，  
至今猶有長生鹿，時繞溫泉望翠華。

帝持杯久之。王母曰：「應須召葉靜能來唱一曲，敘當時事。」靜能續至，跪獻帝酒，復歌曰：

幽薊煙塵別九重，貴妃湯殿罷歌鐘。  
中宵扈從無全仗，大駕蒼黃髮六龍。  
妝匣尚留金翡翠，暖池猶浸玉芙蓉。  
荊棒一閉朝元路，惟有悲鳳吹晚松。

歌竟，帝悽慘良久，諸仙亦淒然。於是，黃龍持杯，立於車前，再拜祝曰：

上清神女，玉京仙郎，  
樂此今夕，和鳴鳳凰；  
鳳凰和鳴，將翱將翔。  
與天齊休，慶流無央。

仙郎即以鮫綉五千匹、海人文錦三千端、琉璃琥珀器一百牀、明月驪珠各十斛，贈奏樂仙女。乃有四鶴立於車前，載仙郎並相者、侍者，兼有寶花台。俄進法膳，凡數十味。亦沾及詔。詔襖，有仙女捧玉箱，托紅箋筆硯而至，請催妝詩。於是，劉綱詩曰：

玉為質兮花為顏，蟬為鬢兮云為環。  
何勞傅粉兮施渥丹，早出娉婷兮縹緲間。

於是，茅盈詩云：

水精帳開銀燭明，鳳搖珠佩連雲清。  
休勻紅粉飾花態，早駕雙鸞朝玉京。

巢父詩曰：

三星在天銀漢回，人間曙色東方來。  
玉苗瓊蕊亦宜夜，來使一花衝曉開。

詩既入，內有環佩聲。即有玉女數十，引仙郎入帳，召詔行禮。禮畢，二書生復引詔辭夫人。夫人曰：「非無至寶可以相贈，但爾力不任攜擎耳。」各賜延壽酒一杯，曰：「可增人間半甲子。」復命衛符卿等引還人間，無使歸途寂寞。於是，二童引詔而去。折花傾酒，步步惜別。衛君謂詔曰：「夫人白日上升，驂鸞駕鶴，在積習而已。未有積德累仁，抱才蘊學，卒不享爵祿者，吾未之信。倘吾子塵牢可逾，俗桎可脫，自今後十五年，待子於三十六峰。願珍重自愛。」復出來時車門，握手告別。別訖，行四五步，音失所在，惟見嵩山嵯峨倚天，得樵徑而歸。及還家，已歲餘。室人招魂葬於北之原，墳草宿矣。於是，詔捐棄家室，同人少室山。今不知所在。

## 裴謔

裴謔、王敬伯、梁芳約為方外之友。隋大業中，相與人白鹿山學道。謂黃白可成，不死之藥可致；雲飛羽化，無非積學，辛勤彩煉，手足胼胝，十數年間，亡何，梁芳死。敬伯謂謔曰：「吾所以去國亡家，耳絕絲竹，口厭肥豢，目棄奇色；去華屋而樂齋居，賤珍物而貴寂寞者，豈非覬乘雲駕鶴，遊戲蓬壺。縱其不成，亦望長生，壽比大地耳。今仙海無涯，長生未致，辛勤於靈山之外，不免就死。敬伯所樂，將下山乘肥衣輕，聽歌玩色，游於京洛。意足，然後求達，垂功立事，以榮耀人寰。縱不能憩三山，飲瑤池，駿龍衣霞，歌鸞舞鳳，與仙翁為侶，且著金拖紫，圖形凌煙，廁卿大夫之間。何如哉？子盍歸乎，無空死深山。」謔曰：「吾乃夢醒者，不復低迷。」敬伯遂歸。謔留之不得。

時唐貞觀初，以舊籍調授左武衛騎曹參軍，大將軍趙妻之以女，數年間遷大理延評，衣緋。奉使淮南，舟行過高郵。制使之行，呵叱風生，舟船不敢動。時淮天雨，忽有一漁舟突過，中有老人，衣蓑戴笠，鼓棹而去，其疾如鳳。敬伯以為，吾乃制使，威振遠近，此漁父敢突過！試視之，乃謔也。遂令追之，因請維舟，延之座內，握手慰之曰：「兄久居深山，拋擲名宦而無成，到此極也！夫風不可係，影不可。古人倦夜長尚秉燭游，況少年白晝而擲之乎？敬伯自出山數年，今廷尉平事矣。昨者推獄平允，乃大錫命服，淮南疑獄，今讞於有司，上擇詳明吏復訊之。敬伯預其選，故有是行。雖未可言官達，比之山儕，自謂差勝。兄甘勞苦尚如曩日，奇哉奇哉！今何所需？當以奉給。」謔曰：「吾叟野人，心近雲鶴，未可以腐鼠嚇也。吾子沉浮，魚鳥各適，何必矜炫也，夫人世之所需者，吾當給爾，子何以贈我與中山之友？或市藥於廣陵，亦有息肩之地。青園橋東，有數里櫻桃園，園北車門，即吾宅也。子公事稍隙，尋我於此。」遂然而去。

敬伯到廣陵十餘日，事少閒，思謔言，因此尋之，果有車門。試問之，乃裴宅也。人引以進。初尚荒涼，移步愈佳。行數百步，方及大門。樓閣重重，花木鮮秀，似非人境，煙翠蔥籠，景色豔媚，不可形狀。香風颯來，神清氣爽，飄飄然有凌雲之意。午後以便

車為重，視其身若腐鼠，視其徒若蟻蟻。既而稍聞劍佩之聲。二青衣出曰：「阿郎來。」俄有一人，衣冠偉然，儀貌奇麗。敬伯前拜視之，乃謙也。裴慰之曰：「塵界任官，久食腥羶，愁欲之火，斂於胸中，負之而行，固甚勞苦。」遂揖以人，坐於中堂，窗戶棟樑，飾以異寶，屏帳皆畫雲鶴。有頃，四青衣捧碧玉台盤而至。器物珍異，皆非人世所有。香醒佳饌，目所未睹。既而，日將暮，命其僕促席。燃九光之燈，光華滿座。女樂二十人，皆絕代之色，列其座前。裴顧小黃頭曰：「王評事昔吾山中之友，道情不固，棄吾下山，別近十年，才為廷尉。屬今俗心已就，須俗伎以樂之。顧伶家女無足召者，當召士大夫之女已適人者。如近無姝麗，五千里內皆可擇之。」小黃頭唯唯而去。諸伎調碧玉蕭，調未諧，而黃頭已復命，引一伎自西階登，拜裴席前。裴指曰：「參評事。」敬伯答拜。細視之，乃其妻趙氏，而敬伯驚訝不敢言。妻亦甚駭，目之不已。遂令坐。玉階下一青衣，捧玳瑁箏授之，趙素所善也。因令與座伎合曲以送酒。敬伯座間取殷色朱李投之。趙顧敬伯，潛係於衣帶。伎奏之曲，趙皆不能逐。裴乃令隨所奏，時時停趙以呈其曲。其歌舞，非雲韶九奏之樂，而清亮宛轉，酬獻極歡。天將曙，乃召前黃頭曰：「送趙夫人。」且謂曰：「此乃九大畫堂，常人不到。吾昔與王為方外之交，憐其為俗所迷，自投湯火，以智自燒，以明自賊，將沉浮於生死海中，求濟不得，故命於此一以醒之。今日之會，誠再難得。亦夫人宿命，乃得暫游雲山萬里，重復來往，勞苦無辭也。」趙拜而去。裴謂敬伯曰：「評公使車，留此一宿，得無驚郡將乎？宜就館。未赴闕，閒時訪我可也。塵路遐遠，萬愁攻人，努力自愛。」伯拜謝而去。後五日，將還，潛詣取別其門，不復有宅，乃荒涼之地，煙草極目，惆悵而返。及京，奏事畢，得歸私第。諸趙竟怒曰：「女子誠陋，不足以奉事君子，然已辱厚禮，亦宜敬之。夫上以承祖考，下以繼後嗣，豈苟而已哉。奈何以妖術致之萬里，而娛人之視聽乎！朱李尚在，其言足證，何諱乎？」敬伯盡言之，且曰：「當此之時，敬伯亦自不測，此蓋裴之道成矣，以此相炫也。」其妻亦記得裴言，遂不復責。吁！神仙之變化，誠如此乎？將謂幻者鬻術以致惑乎？固非常智之所及。且夫雀為蛤，雉為蜃，人為虎，腐草為螢，蜣螂為蟬，鯢為鵬，萬物之變化，書傳之記者不可以智達，況耳目之外乎。

張老

張老者，揚州六合縣園叟也。其鄰有韋恕者，梁天監中，自揚州曹掾役滿而來。有長女既笄，召里媒媪，令訪良婿。張老聞知，喜而候媒於韋門。媪出，張老固延人，且備酒食。酒闌，謂媪曰：「聞韋氏有女將適人，求良才於汝，有之乎？」曰：「然」。曰：「某誠衰邁，灌園之業，亦可衣食。幸為求之，事成厚謝。」媪大罵而去。他日又邀媪。媪曰：「叟何不度？豈有衣冠子女，肯嫁園叟耶！此家誠貧，士大夫家之敵者不少顧，叟非匹，吾安能為叟一杯酒，乃取辱於韋氏。」叟固曰：「強為吾一言之，言不從，即吾命也。」媪不得已，冒責而入言之。韋氏大怒：「媪以吾貧，輕我乃如是！且韋家焉有此事，況園叟何人，敢發此議。叟固不足責，媪何無別之甚耶？」媪曰：「誠非所宜言，為叟所逼，不得不達其意。」韋怒曰：「為吾報之，今日內得五百緡則可。」媪出，以告張老，乃曰：「諾。」未幾，車載納於韋氏。諸韋大驚曰：「前言戲之耳。且此翁為園，何以致此？吾度其必無而言之，今不移多時而錢到，當如之何？」乃使人潛候其女。女亦不恨，乃曰：「此固命乎！」遂許焉。

張老既娶韋氏，園業不廢，負穢鋤地，鬻蔬不輟。其妻躬執爨濯，了無愧色。親戚惡之，亦不能止。數年，中外之有識者責恕曰：「君家誠貧，鄉里豈無貧子弟，奈何以女妻園叟？既棄之，何不令遠去也！」他日，恕置酒召女及張老。酒酣，微露其意。張老起曰：「所以不即去者，恐有留戀。今既相厭，去亦何難。某王屋下有一小莊，明旦且歸耳。」天將曙，來別韋氏曰：「他歲相思，可令大兄往天壇山南相訪。」遂令妻騎驢戴笠，張老策杖相隨而去。絕無消息。

後數年，恕念其女，以為蓬頭垢面，不可識也。令長男義方訪之。到天壇山南，適遇一崑崙奴，駕黃牛耕田。問曰：「此有張老莊否？」崑崙投杖拜曰：「大郎子何久不來？莊去此甚近，某當前引。」遂與俱東去。初上一山，山下有水，過水連綿凡十餘處，景色漸異，不與人間同。忽下一山，見水北朱戶甲第，樓閣參差，花木繁榮，煙雲鮮媚，鸞鶴孔雀，迴翔其間，歌管嘹唳耳目。崑崙指曰：「此張家莊也。」韋驚駭不測。

俄而及門，門有紫衣人吏，拜引入中廳。鋪陳之物，目所未睹。異香氤氳，遍滿崖谷。忽聞環珮之聲漸近，二青衣出曰：「阿郎來。」次見十數青衣，容色絕代，相對而行，若有所引。俄見一人，戴遠遊冠，衣朱綃，曳朱履，徐出門。一青衣引韋前拜，儀狀偉然，容色芳嫩。細觀之，乃張老也，言曰：「人世勞苦，若在火中，身未清涼，愁斂又熾，固無斯須泰時。兄久客寄，何以自娛？賢妹略梳頭，即當奉見。」因揖令坐。未幾，一青衣來曰：「娘子已梳頭畢。」遂引入，見妹於堂前。其堂沉香為梁，玳瑁帖門，碧玉窗，珍珠箔，階砌皆冷滑碧色，不辨其物。其妹服飾之盛，世間未見。略敘寒暄，問尊長而已，意甚鹵莽。有頃，進饌，精美芳馨，不可名狀。食訖，館韋於內廳。

明日方曙，張老與韋氏坐，忽有一青衣附耳而語。張老笑曰：「宅中有客，安得暮歸？」因曰：「小弟暫欲遊蓬萊山，賢妹亦當去。然未暮即歸。兄但憩此。」張老揖而入。俄而五雲起於中庭，鸞鳳飛翔，絲竹並作，張老及妹各乘一鳳，餘從乘鶴者數十人，漸上空中，正東而去。望之已沒，猶隱隱聞音樂之聲。韋君在館，小青衣侍甚謹。迨暮，稍聞笙簧之音，倏忽復到，乃下於庭。張老與妻見韋曰：「獨居大寂寞。然此地神仙之府，非俗人得游，以兄宿命，合得到此，然亦不可久居，明日當奉別耳。」及時，妹復出別兄，慇懃傳語父母而已。張老曰：「人世遐遠，不及做書。」奉金二十鎰，並與一故席帽，曰：「兄若無錢，可於揚州北邸賣藥王老家，取錢一十萬貫，持此為信。」遂別。復令崑崙奴送出，卻到天壇，崑崙奴拜別而去。

韋自荷金而歸。其家驚訝，問之，或以為神仙，或以為妖妄，不知所謂。五六年間，金盡，欲取王老錢，復疑其妄。或曰：「取爾許錢，不持一字，此帽安足信。」既而困極，其家強逼之曰：「必不得錢，庸何傷。」乃往揚州，入北邸，而王老者方當肆陳藥。

韋前曰：「叟何姓？」曰：「姓王。」韋曰：「張老令取錢千萬，持此帽為信。」王老曰：「錢即實有，帽是乎？」韋前曰：「叟可驗之，豈不識耶？」王老未語。有小女自青布幃中出，曰：「張老嘗過，令縫帽頂，其時無皂線，以紅線縫之，線色手跡皆可驗。」因取看之，果是也。遂得錢，載而歸，乃信其神仙也。

其家又思女，復遣義方往天壇山南尋之。既到，千山萬水，不復有路。時逢樵人，亦無知張老莊者。悲思浩然而歸。舉家以為仙俗路殊，無相見期。又尋王老，亦去矣。

復數年，義方偶遊揚州，閒行北邸前，忽見張家崑崙奴前拜曰：「大郎家中何如？娘子雖不得歸，如日侍左右，家中事無巨細，莫不知之。」因出懷中金十斤以奉，曰：「娘子令送與大郎君。阿郎與王老會飲於此酒家，大郎且坐，真崑崙人報。」義方坐於酒旗下，日暮不見出，乃入觀之，飲者滿座，座上並無二老，亦無崑崙奴。取金視之，乃真金也。驚歎而歸。又以此數年之長，後知

張老所在。貞元進士李公者，知鹽鐵院，聞從事韓準太和初與甥姪語怪，命余纂而錄之。

### 薛昭傳

薛昭者，唐元和未為平陸尉，以氣義自喜，常慕郭代公、李北海之為心。因夜值宿，囚有為母復仇殺人者，與金而逸之，故縣聞於廉使。廉使奏之，坐謫為民於海康。敕下之日，不問家產，但荷銀鑊而去。有客田山叟者，或云數百歲。時來平生，正與昭洽，乃齋酒攔道而飲餞之。謂昭曰：「君義大也，脫人之禍而自當之，真荊聶之儔也。吾請從子。」昭不許。固請，乃許之。至三鄉夜，山史脫衣易酒，大醉其左右。謂昭曰：「可遁矣。」與之攜手出東郊，贈藥一粒曰：「非惟去疾，兼能去食。」又約曰：「此去，但遇道北有林藪繁翳處，可且匿。不獨逃難，當獲美姝。」昭辭行，遇蘭昌宮，古木修竹，四合其所。昭逾垣而入，追者但東西奔走，莫能知蹤矣。昭潛於古殿之西間。及夜，風清月朗，見階間有三美女，笑語而至，揖讓升於花茵，以犀杯酌酒而進之。居其首女子酌之曰：「吉利吉利，好人相逢，惡人相避。」其次曰：「良宵宴會，雖有好人，豈易逢耶？」昭居窗隙間聞之，又志田山叟之言，遂躍出曰：「適聞夫人云『好人豈易逢耶』。昭雖不才，願備好人之數。」三人愕然良久，曰：「君是何人，而匿於此？」昭具以實對。乃設座於茵之南。昭詢其姓字，長曰：「雲容張氏。」次曰：「鳳台蕭氏。」次曰：「蘭翹劉氏。」飲將酣，蘭翹命骰子，謂二女曰：「今夜佳賓相逢，須有匹偶，請擲骰子，遇彩強者得薦枕席。」遍擲，雲容彩勝。蘭翹遂命薛郎近雲容姊坐，又持雙杯而獻，曰：「真所為合巹矣。」昭拜謝之。遂問：「夫人何許人？何以至此？」答曰：「某乃齊元中楊貴妃之侍兒也。妃甚愛惜，嘗令獨舞霓裳於繡嶺宮。妃贈我詩曰：

『羅袖動香香不已，紅渠裊裊秋煙裡。

輕雲嶺上乍搖風，嫩柳池邊初拂水。』

詩成，皇帝吟諷久之，亦有繼和，但不記耳。遂賜雙金扼臂，因茲寵幸，愈於群輩。此時多遇帝與申天師談道，餘獨與貴妃得竊聽，亦數侍天師茶藥，頗獲天師憫之，因問處叩頭乞藥，師云：『吾不借，但汝無分，不久處世，如何？』我曰：『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』天師乃與絳雪丹一粒曰：『汝但服之，雖死不壞。但能大其棺，廣其穴，含以真玉，疏而有風，使魂不蕩空，魄不沉寂，有物拘制，陶出陰陽，後百年得遇生人交精之氣，或再生，便為地仙耳。』我沒昌蘭之時，同輩具以白，貴妃憐之，命中貴人陳玄造受其事，送終之器，皆荷如約。今已百年矣。仙師之兆，莫非今宵良會乎？此乃宿分，非偶然耳。」昭因詰申天師之貌，乃田山叟之魁梧也，昭大驚曰：「山叟即天師明矣，不然何以委曲使餘符曩日之事哉？」又問蘭、鳳二子。容曰：「亦當時宮人有容者，為九仙媛所忌，毒而死之，藏吾穴之側，與之交遊非一朝一夕耳。」鳳台請擊席而歌，送昭、容酒。歌曰：

臉花不綻幾含幽，今夕陽春獨換秋。

我守孤燈無白日，寒雲壟上更添愁。

蘭翹和曰：

幽谷啼鶯整羽翰，犀沉玉冷自長歡。

月華不忍扃泉戶，露滴松枝一夜寒。

雲容和曰：

韶光不見分成塵，曾餌金丹忽有神。

不意薛生攜舊律，獨開幽谷一枝春。

昭亦和曰：

誤入宮牆漏網人，月華清洗玉階塵，

自疑飛到蓬萊頂，瓊豔三枝半夜春。

詩畢，旋聞雞鳴，三人曰：「可歸室矣。」昭持其衣，超然而去。初覺門戶至微，及經闕，亦無所妨。蘭、鳳亦告辭而他往矣。但燈燭熒熒，侍婢凝立，帳幄緒繡，如貴戚家焉。遂同寢處，昭甚慰喜。如此覺數夕，但不知昏旦。容曰：「吾體已蘇矣。但衣服破故，更得新衣則可起矣。今有金扼臂，君可持往近縣易衣服。」昭懼，不敢去，曰：「恐為州縣所執。」容曰：「無憚。可將我白絹去。有急即蒙首，人無能見矣。」昭然之，遂出三鄉貨之，市其衣服，夜至穴側，容已迎門而笑，引入曰：「但啟梓，當自起矣。」昭如其言，果見容體已生，及回顧看帷帳，惟一大穴，多冥器服玩金玉，惟取寶器而出，遂與容同歸金陵幽棲，至今見在，容鬢不衰，豈非俱餌天師之靈藥乎？申生名元也。